

孔孟林彪道中庸 革命人民反中庸

吴 于 虞

一、孔孟林彪道中庸的实质是复辟、反人民

叛徒、卖国贼、反革命野心家林彪，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极端仇恨。他和他的死党在阴暗角落里吹嘘中庸之道，对抗马克思主义斗争哲学，妄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历史拉向倒退。由林彪挑起的这场斗争，是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为了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粉碎地主、资产阶级的复辟阴谋，必须彻底批判林彪的中庸谬论，挖掉它的祖坟，肃清它的流毒。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现阶段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一场剧烈搏斗。

林彪的中庸之道是从孔老二那里继承来的，祖坟是孔家店。两千多年前，孔老二第一个提出中庸，一提出来就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孔老二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章二）意思就是统治阶级奴隶主主张中庸，被统治的奴隶反对中庸。可见中庸之道有利于哪个阶级，不利于哪个阶级，谁主张，谁反对，当它最先被提出来的时候，就已十分清楚。这连孔老二自己也是不加讳饰的。

中庸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是“两端”或

两极之对，是对立的折中，矛盾的调和。儒家提出中庸这个概念，并非为了满足抽象的思维，而是为了应用于政治、社会的实际。从政治、社会意义方面说，中庸的涵义可以区别为二：一是“中道”，即“王者”治世之本，统治阶级政治社会秩序的准则；一是“中行”，即“君子”处世之方，统治阶级政治社会行为的规范。两者的实质是一样的，都是统治阶级维护其阶级利益的工具。

孔丘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这就是说，中庸是至德。所谓至德，就是天德、中道，是一切政治社会秩序必须据以建立起来的最大的根本。《中庸》一书阐述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中道是天下万事的根本。”章一）又说：“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治理天下国家有九条原则，用以贯彻这九条原则的是一个总的原理。”章二十）这个“一”，就是中。孔丘和他的信徒子思、孟轲从这点立论，为他们妄想复辟的周代奴隶制社会秩序说教。孔丘说：“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论语·泰伯》）既然周德是至

德，则创立这个奴隶制王朝的文武周公，当然就是受德于天，能够“不勉而中”，“从容中道”，（《中庸》，章二）不待勉力就能符合“天下之大本”。由文武周公制定的维护奴隶制的周礼，也就当然是本之于天，体现天德，具有天德的权威。在儒家教典中，这个反动论点得到反复的宣扬。《尚书·皋陶谟》说：“天秩有礼”；《左传》（文公十五年）说：“礼以顺天，天之道也”；《礼记·礼运》说：“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这些说法都是宣扬礼的根据是天道。这个天道就是中道。所以又说：“中正无邪，礼之质也。”（“不偏不邪的中正之道，是礼的本质。”《礼记·乐记》）这样，规定周代政治社会制度的礼，由礼体现出来的“君子治人、小人治于人”的统治秩序，就同最高的准则中庸、中道联系了起来。而孔孟之徒维护和复辟西周奴隶制的反动政治主张，也就有了理论的依据；周礼就有了了不得的来历；奉行文武之道的、统治庶民奴隶的“君子”，就该全力维护它，就该把它从崩溃瓦解之中重行树立起来。《中庸》说，“君子”……“道中庸”，“敦厚以崇礼”。（章二十七）这个意思在春秋战国之际的应用，就是指没落的奴隶主阶级应该牢守中庸之道，尊崇周礼，恢复周礼。孔老二最先提出中庸，也最先提出复礼，绝不是偶然的。对于没落的奴隶主阶级，中庸和复礼是二而一、一而二的。

汉朝初期，祖述孔孟之道的儒生，把原来为复辟西周奴隶制说教的孔孟之道，加以改头换面，赋以新的阶级内容，用来为新起的封建王朝服务。他们讴歌新的统治者是“圣王”，应当由新的“圣王”根据中庸至德来制礼作乐，规定新的统治秩序。“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只有帝王才有权审定礼制，颁布法度，考正礼文。”《中庸》，章二十八）由新的“圣王”规定的封建统治秩序，当然也是符合天道的。

董仲舒说：“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春秋繁露·基义》）这就是说，封建的纲常是符合天道的正道。这种道“奉天而法古”，（同上，《楚庄王》）和孔老二的“春秋之道”一脉相承。被统治的人民只有遵奉它，不许反抗它，这叫做“为下不倍（背）”。（《中庸》，章二十七）“不倍”，就是不犯上作乱。这样，所谓中庸至德就又成为维护封建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武器。

当宋朝的程颐、朱熹出来为中庸之道充气喊好的时期，中国的封建社会已经走上后半期的下坡路。封建统治秩序绽开越来越宽的裂缝，程朱之徒不得不以道学家的声口，出来从意识形态方面替它打补丁。他们说：中就是“不偏”，就是“正”，庸就是“不易”，就是“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论语·雍也》，朱熹注；《中庸》篇首朱熹所作题注及其所引程颐的题解）又说：“天理只是仁义礼智的总名，仁义礼智便是天理的件数。”（朱熹，《答何叔京书》）于是两汉以来不断受到农民起义冲击的封建的仁义礼智，就再度用中庸之道武装强化了起来，被说成是符合天理的，符合中庸这个最高准则的。直到封建制度濒临崩溃的时期，统治阶级仍然死守这个准则不放。清朝末叶的咸丰皇帝，当他的反动统治被太平天国革命打得焦头烂额的时候，其所以亲到孔庙行礼，召集百官大讲发了霉的中庸之道，就是妄想抱住这个封建制度的准则，挽救中国历史上最末一个封建王朝的厄运。

中庸在政治、社会方面的另一个涵义中行，是儒家用以处世的反动哲学。这种哲学把“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无可无不可”等折中调和的说教，作为一套待人处世的道理，其作用就是抹煞矛盾，取消斗争。但是，这也绝不是抽象伦理学，而是有

明确的阶级内容和阶级目的的。从统治阶级内部说，中行就是协调，就是各各不逾越等级制度规定的亲疏上下的界限，巩固对被剥削、被压迫阶级的统治。“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社会行为合乎中庸，就是发挥这个“和”的作用。东汉经学家郑玄说：“《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用也。”（《礼记·中庸》疏引）所谓中和之用，实即协调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的作用。统治阶级内部实现了中和，达到阶级的一致，就能稳享太平。这就是《中庸》里面说的，“君子笃恭而天下平。”（“统治阶级做到纯厚恭敬，天下就太平了。”章三十三）

对于被统治的人民，所谓中庸、中行，完全是麻痹和欺骗。它要求人民服从既定的政治、社会秩序，安守本分，不反抗，不斗争。它让“素富贵”的统治者永远“行乎富贵”，“素贫贱”的被统治者永远“行乎贫贱”。（《中庸》，章十四）但是，饱受剥削压迫的人民，不会不反抗，不斗争。对敢于起来反抗的人民，统治阶级就完全揭下中庸、中行的面具，露出狰狞的面目，实行残酷镇压。孔丘对起义的奴隶狂叫“纠之以猛”。（《左传》，昭公二十年）孟轲胡说“王者”“以生道杀民”，（“以维护民生的名义杀戮老百姓”）人民就该“杀之而不怨”。（《孟子·尽心》上）曾国藩这个伪道学，假卫护礼义人伦之名，疯狂镇压人民，杀戮太平天国无数男女老幼，浑号“曾剃头。”蒋介石打着儒家“中正和平”的招牌，屠杀共产党人不分青红皂白，“宁可错杀一千，不许错放一个。”孔孟及其徒子徒孙对待反抗统治阶级的人民群众，从来都是凶暴残忍，“无所不用其极”（《大学》，传之二章）的。为了维护他们的“中道”，统治阶级对人民不用“中行”。用，也是骗术。

这就是历史上儒家道中庸的实质。所谓中道、中行，实质都是统治阶级镇压人民、

维护或复辟反动统治的思想武器。

认识和批判历史上儒家中庸之道的实质，对于了解今天林彪这个叛徒、卖国贼为什么要捡起这个孔孟的破烂，批判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孔孟林彪的反动阶级本性是衣钵相传的。孔孟道中庸，是为了复辟西周奴隶制的礼治。封建时代祖述孔孟的儒家道中庸，是为了巩固封建制度。林彪叫嚣“中庸之道——合理”，则是为了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复辟资本主义。孔孟和后来的儒家道中庸，在政治理论上是要实现他们所说的“和”或“中和”。同样，林彪道中庸，也是要实现一种“和”，合资本主义的“理”。

林彪侈谈对立物的“相成”：什么“个[体]对集[体]的相成”，“集[体]对个[体]的相成。”他的所谓“相成”，就是相反之对，意思就是一种和或和谐。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曾经宣扬过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主义。他们认为个人的经济活动，任其自由展发，到头来总归会同社会的利益一致，达到自然的和谐。他们假设有一只“无形的手”，指导这种自然和谐秩序的运行。这就是想象的经济上的自然规律。为现代垄断资本服务的反动经济学，因袭这个错误的理论，更胡说垄断资本的利润和“全民”的福利是和谐的，不矛盾的，垄断资本主义就是“人民资本主义”。林彪反对社会主义道路，以发挥什么“积极性”为幌子，妄图复辟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他胡说“个对集的相成作用，[超]过集对个的相成作用。”这就无异说：个人和集体的利益是没有矛盾的，两者总是相成的，只要放手发展个体经济，充分发挥它的“相成作用”，就能更好地形成个人和集体的和谐。不难看出，林彪鼓吹中庸合理的“理”，在经济上的意义就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鼓吹的自然和谐、垄断资本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和谐。实现这种和谐，就是符合林彪

心目中的“理”。林彪袭用奴隶主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反动思想家的唾余，为资本主义续命还魂，复辟的野心是昭然若揭的。

林彪和孔孟程朱一样，也鼓吹不偏不倚的中行，用不“做绝”、不“过分”反对革命。他胡说中国共产党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进行的反修斗争是“做绝了”，“斗绝了”，对赫鲁晓夫叛徒集团的批判是“骂绝了”。这都不合他的中庸之道。他还提出要“大胆反对极‘左’思潮”，意思就是诬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极左”，否定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反对群众轰轰烈烈的斗争。林彪以对立物的“相成”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以中庸之道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学说，目的就是妄想我们放弃革命，任听他实现篡权夺权的迷梦。此计不

售，他的阴谋破坏就越来越毒辣，也是“无所不用其极”。他从《后汉书》偷来“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两句话，同他的死党反复抄写，露骨表明他要行东汉大将军梁冀毒杀质帝刘缵之事，阴谋杀害伟大领袖毛主席，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自己当皇帝。豺狼切齿之声，浮于纸背，中庸的假幌子，完全顾不得了。所以，林彪的中庸和孔孟的中庸一样，都是道貌岸然，内藏杀机。反动派的中庸之道，对人民就是杀人之道。所谓中道、中行、中和，都是历史上一切反动派向革命的阶级、革命的人民进行复辟、镇压和反攻倒算的一种最虚伪、最恶毒的思想武器。孔孟林彪都以他们自己的反动言行证实了这点。革命人民对他们只有毫不妥协，**“将革命进行到底”**，扫荡、粉碎他们的杀人之道。

二、革命人民反中庸

历史上革命人民对统治阶级的中庸之道，从来就是反对的。首倡中庸的孔丘，对人民不能容忍他的中庸之道，早就心怀戒惧。他说：“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中庸》，章二。“小人之反中庸也”句中的“反”字，朱熹注说依王肃本。今按与前文“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两句恰好相合。）孔老二这个反动派说对了，被统治的人民就是反中庸，而且什么也不怕。

革命人民反中庸，不咬文嚼字，不模棱两可，不搞理论玄虚。他们反对中庸的语言是朴素的，直截了当的；他们反对中庸的行动是坚决的，一斗到底的。从两千多年来中国人民同反动统治阶级不断斗争的光荣历史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世代代的革命人民，对统治阶级关于中庸之道的历史的、理

论的论点，都曾给以彻底的揭露和批判。人民在最本质的问题上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

孔孟之徒为他们鼓吹的中庸之道捏造历史的权威，动辄抬出尧舜禹汤文武等一大串的所谓古代“圣王”，说这些“圣王”都是奉行中道的，中庸之道是有悠远历史的。凡是顽固守旧的反动派，无不伪托历史。他们的逻辑是：古的就是正确的，复古就是恢复正道。于是在孔门的教典中，就编造出尧把中道传之于舜、舜又传之于禹的无稽故事来，说尧舜都曾把一个传世的法宝教给后代，叫做“允执其中。”（“要认真掌握住中道。”《论语·尧曰》）这个虚假的伪托，遭到古代反孔闯将跖的痛快淋漓的反驳。跖说：你孔丘不是高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道么？可是你

借以自重的那些“圣王”，“尧不慈，舜不孝”，“汤放（逐）其主，武王伐纣”，有什么君臣父子的正道？都不过是“乱人之徒”，

“其行乃甚可羞。”（《庄子·盗跖》）跖还一语戳穿孔丘造作这派谎言的目的，无非是“侥幸于封侯富贵”，（同上）充当奴隶主阶级统治者的走狗罢了。伪托的故事被揭破其实质，它的历史权威也就是纸糊的了。

孔孟中庸之道一个最玄虚的概念是所谓中和。中是“天下之大本，”和是“天下之达道。”一旦做到“致中和”，那就“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天地安定，万物生长。”《中庸》，章一）不用说，统治阶级的政治、社会秩序更是定之又定了。针对儒家这个玄虚的中和的概念，东汉的农民起义军提出一个截然不同的中和的概念。这在同黄巾起义有密切联系的《太平经》中得到反映。《太平经》的基本内容是讲阴阳方术的，但其中某些进步思想，无疑代表当时以太平道为号召的革命人民反抗儒家正统思想的朴素观点。《太平经》把中和与天地并立为三，说“中和为赤子”，赤子就是民。（《太平经合校》，页一九）又说天下财物是“天地中和所有”，（同上，页二四七）是“中和之财物”。（同上，页二四二）这就断定人民是天下财物的主人，而那些“封藏”“珍物金银亿万”、“穷困往求，詈骂不予”的富人、贵人，就是“与人为大仇，百神憎之。”（同上，页二四七）这个为劳动人民伸张正义的中和概念，同孔孟为统治阶级维护吃人礼教的中和概念，完全是对立的，有此无彼，有彼无此。不仅这样，儒家把统治阶级的最高头目尊为天子，《太平经》里却说：“人者，天之子也。”（同上，页一六四）这就无异把儒家的什么中道，什么礼法，什么天地之大经，统统给颠倒了过来，要它让位于人民的正义。所以黄巾起义提出了革命的口号，说：“苍天当死，黄天当立。”这就是说，

你那个尊奉儒家的汉朝的天道应当滚开、死灭，一切应当由人民的天道作主。这是何等气力磅礴的批判！

儒家从中庸是统治阶级政治社会秩序的准则这个前提出发，宣扬统治阶级的礼法制度是天理的具体表现，由此规定的等差贵贱是公正的，不可逾越的。对于孔孟中庸之道的这一谬论，历代的革命人民不断起来大张挞伐。他们否认统治阶级的礼法是公正的，反对那种规定等级不平的天理。唐代农民起义的领袖王仙芝，在他的称号上冠以“天补平均”四字，要以农民的天理，打翻并取代地主统治阶级的天理，填补贵贱穷富的不平。宋代农民起义的领袖方腊说：“天下国家本同一理。今有子弟耕织，终岁劳苦，少有粟帛，父兄悉取而靡荡之。稍不如意，则鞭笞酷虐，至死不恤。于汝甘乎？”（《宋代三次农民起义史料汇编》：《青溪寇轨附容斋逸史》）方腊这段发动群众起义的话，是讨伐儒家所谓中道、天理的有力檄文。试问以“君父”自居的封建统治者，对于他们满口称作“子民”的劳苦大众，残酷剥削和压迫，置之死地而后已，这能算是天理么？起义群众齐声响应：哪有这种天理？钟相反儒家中庸、正道的话说得更响亮。他申斥封建的“国典”是“邪法”；说杀官吏、儒生是“行法”，剥夺统治阶级的财产是“均平”，（同上：《三朝北盟会编》）又说“法分贵贱贫富”，不是“善法”。（同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十一）当宋朝的御用理学家们正在使劲叫喊“礼即是理”，（《二程遗书》，卷十五）三纲五常“皆此理之流行”（《晦庵文集·读大纪》）的时候，钟相作为一个农民革命的领袖，起来声讨封建制度之下的正道是邪法，高呼处死维护封建礼法的儒生、官吏，等贵贱，均贫富，是实行人民的大法。这对儒家中庸的谬论，真是当头一棒，打得又准又狠。到了洪秀全领导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儒家以中庸

至德为本的名教纲常,更加受到猛烈的扫荡。太平天国把包括《中庸》在内的《四书》、《五经》列为妖书,焚烧删改,不许阅读。革命人民要求摧毁儒家维护的封建礼教人伦,创造一个平等大公的“新天、新地、新世界。”(《太平天国史料》:《钦定军次实录》)洪仁玕抨击孔孟中庸之道说:儒家的“六经等书,……诱惑人心,紊乱真道”;(同上)又说:“儒教贵执中,罔知人力之难。”(《太平天国史料》:《资政新编》)这就明确指出:中庸之道不顾劳动人民的痛苦,不问人民的死活,是骗人的乱道,是反人民的反动哲学。

重温两千多年来革命人民反中庸的历史,说明孔孟中庸之道迷惑不了觉醒的人民。人民不断揭穿它的虚伪毒辣的本质,不断对它进行批判和斗争。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热情歌颂农民的革命斗争,称赞“这是好得

很。”毛主席驳斥那些所谓“过分”的谬论,指出“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对农民反封建、反孔孟中庸之道的斗争给予伟大的支持。在无产阶级革命深入发展的今天,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农兵革命群众,对孔孟中庸谬论的实质更洞若观火。孔孟中庸之道的流毒不除,无产阶级专政就有被腐蚀、被瓦解、被颠覆的危险。因此,林彪鼓吹中庸之道一经揭露,广大革命人民的斗争锋芒立即指向林贼的胡说,愤怒声讨。人民群众在批判中指出:林彪和孔老二都是政治骗子。两个骗子都开口“中庸”,闭口“克己复礼”,都妄想把已经腐烂的反动制度,重新加在人民的头上。目前,人民批判的怒潮正在对流毒两千多年的中庸之道实行最彻底的扫荡。林贼及其死党散布孔孟中庸谬论借以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行篡权复辟的阴谋,是不可能得逞的。

三、在新的道中庸反中庸斗争中不断前进,

为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而斗争

道中庸反中庸的斗争,在中国历史上波澜起伏了两千多年,从来没有停息过。现在,这个斗争又被叛徒、卖国贼林彪挑了起来,掀起了更大的波澜。和历史上历次斗争相比,这场斗争规模更广泛,意义更深远。这是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谁胜谁负的斗争,关系到是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是任听反动派对这次伟大革命实行反攻倒算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革命人民,包括革命知识分子,没有一个能置身事外。

林彪这个孔老二地地道道的信徒虽然已经葬身荒漠,但他所代表的反动阶级还存在,他所鼓吹的孔孟中庸之道的幽灵四出飘荡。“它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目前,广大革命群众对孔孟之道的斗争,是两千多年来革命人民反中庸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破四旧、大破一切剥削阶级传统观念的继续。斗争的焦点正集中到用什么态度对待文化大革命这个极为尖锐的问题上。

怎样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存在着道中庸和反中庸两种不同态度、不同立场的尖锐对立。用道中庸的态度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会认为这也“过左”，那也“过分”；就会对新生事物看不入眼，对群众的革命冲击耿耿于怀；就会滚入右倾复辟思潮的泥坑。用反中庸的态度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会认为这场伟大革命确实**“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就会对新生事物热情支持，把革命群众的冲击看作是对敌人的打击，对自己的帮助；就会坚定不移地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断前进。所以，用什么态度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当前批林批孔斗争中大是大非的问题。是道中庸，还是反中庸？是温良恭俭让，还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是站到孔孟林彪那边去，还是站在革命人民这一边？这对于一切要求革命的人们，包括革命知识分子，都只有投入当前这场斗争中去检验，去求得解决。

现在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在投入批林批孔斗争中，有他们特别应当注意的方面。他们不论是否研究过儒家思想，也不论过去读孔孟的书是多是少，是深是浅，由于曾经长期生活于奉行中庸之道的旧社会，受过尊孔读经的旧教育，不可避免地在思想意识上受到中庸之道更大的影响，打上了它更深的烙印。不少人把孔孟思想从它的历史背景和阶级内容中抽象出来，视为一个超然的思想大架子，通乎古今，加上一些现代术语的注脚就仍然可以适用。他们把孔老二看做是一个不属于什么阶级、没有时代属性也没有阶级属性的怪物，虽然已经死了两千多年，却仍然可以向现代人说话。解放以后，这种观点由于适应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的需要，受到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保护，继续存在。有的人不仅在思想上保留孔孟之道，而且在言论上为之张目。更多的人，包括作者

在内，虽然很少评论孔孟思想，但对于肯定孔老二历史地位的**错误观点**，往往默相契合，长期以来不能辨识孔孟中庸之道反人民反革命的本质。这是老一代知识分子没有改造好的旧的世界观和阶级立场所决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庇护这种超阶级谬论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受到了群众的批判和冲击。知识分子旧的世界观有所改造，认识到思想意识从来不是抽象的，它决定于阶级的利益，又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是文化大革命对知识分子的教育，是他们在这场革命中取得的明显进步。在当前批林批孔斗争中，应当十分珍视这一进步，发展它，扩大它，继续前进。孔老二在两千多年前叫嚷中庸，是因为反对奴隶起义、反对变法、要复辟奴隶制的没落奴隶主阶级需要它。现在林彪及其死党叫嚷中庸，是因为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复辟资本主义的地主、资产阶级需要它。孔孟之道并不是哲学史上的木乃伊，它在当前仍然是反动阶级用以向革命人民反攻倒算的工具。要同反动阶级决裂，就必须同反动阶级的**“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要决裂就必须作斗争。只有同革命人民一起批林批孔，才能在思想改造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击退当前一股右倾复辟的逆流，埋葬孔孟林彪的反革命中庸之道。

回顾两千多年道中庸反中庸的斗争历史，对于认识历史和现实的关系，在当前这场新的道中庸反中庸斗争中运用正确的历史观点，为现实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人们已经初步看到，从孔、孟、程、朱、曾国藩、蒋介石，直到林彪，有一根道中庸的反动阶级的黑线把他们串联起来。林彪的中庸之道和历史上孔孟中庸之道呼吸相通，是反动阶级总要维护和复辟其阶级统治、总要镇压人民、总要反攻倒算的本性决定的。揭露和批判孔孟之道在历史上的反动本质，必然有助于揭露和批判林彪反革命修

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深化当前反复辟、反右倾思潮的斗争。另一方面，从春秋跖的批孔、中经东汉黄巾起义、宋代方腊起义和钟相起义、太平天国革命，直到当前的批林批孔，有一根革命人民反中庸的革命红线贯穿着。研究和总结革命人民反中庸斗争的历史，必然会为当前批林批孔斗争提供经验和借鉴，促进斗争的开展。过去，历史以及一切研究意识形态的学科，长期被封闭在经院里，和现实斗争完全隔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教育革命把它们从经院里解放出来，引向和革命人民现实斗争相结合的道路。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带来的新生事物。各个意识形态领域中正在呈现生气勃勃的新局面。这是巨大的进步，决不容右倾复辟势力猖狂反扑。在当前斗争中应当发展和扩大这种进步，继续改造旧文化，改造各门旧的学科体系，使之成为无产阶级战斗的武器，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而奋斗。

毛主席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抱着殷切的期望，“**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

出路的。”解放以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在这条道路上前进的。但是道路是崎岖的，斗争是复杂的。在跨进一步之后，往往出现倒退回潮。思想改造运动中取得了进步，在一九五七年右派进攻中回潮。一九五八年教育大革命中取得了进步，在一九六一至六二年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的逆流中回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取得了更大进步。现在面临右倾复辟的逆流，究竟是顶住逆流作斗争，还是随之倒退，这是对每一个人的严峻考验。应当看到，这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过程中前进倒退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复辟与反复辟的大问题。“**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每当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之后，随之而来的往往是一场巩固、发展革命的成果和否定、破坏革命成果的斗争。一切要求革命的人们，包括要求革命的知识分子，应当坚决和工人农民站在一起，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帜下，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批林批孔，打退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掀起的反攻倒算的逆流，和它势不两立，斗争到底。两千多年反动阶级道中庸的黑暗已成过去，两千多年革命人民反中庸的火炬越举越高。继续前进就是光明，动摇倒退没有出路。